



7.4

宋江 演義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新编《水浒》系列通俗小说

宋江演义

浙江文艺出版社

王锦堂
徐永华 编写

责任编辑 陈云生
封面设计 秋 岚

宋江演义

王锦堂 徐永华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边)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字繁156,000 印数00001—145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298 定价: 1.35 元

出 版 说 明

《宋江演义》是评话艺人王锦堂和徐永华同志根据杭州评话《宋江》编写的通俗小说。

本书叙述宋江乌龙院刺惜，孔家庄练棍，清风寨受诬，浔阳楼题诗，江州府装疯，以及众好汉计劫法场，大闹江州，救出宋江，同上梁山聚义的故事。书中还穿插了一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使本书内容更为充实，可读性更强。

目 次

第 一 回	乌龙院宋江杀惜 孔家庄文人练棍	1
第 二 回	清风山押司遇救 清风寨花荣打衙	22
第 三 回	黄将军府衙设宴 宋公明山岗用计	35
第 四 回	假秦明火烧老人村 真秦明遭戮满家门	58
第 五 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众英雄梁山入伙	69
第 六 回	张三郎害人反害己 呼保义返里又充军	81
第 七 回	避梁山宋江绕道 走夕阳公明遇险	90
第 八 回	浔阳江宋江蒙难 穆家庄薛永联姻	105
第 九 回	玄女庙宋江戴宗巧遇 浔阳江李逵张顺交手	120

第十回	李逵江州城闯祸 宋江浔阳楼题诗	140
第十一回	宋公明公堂装疯 戴元常梁山送信	156
第十二回	智多星策划造假书 锦毛虎乔装请能人	168
第十三回	黄蜂刺奸刁审戴宗 吴学究定计救宋江	181
第十四回	众好汉会聚闹江州 黑旋风挥斧劫法场	195
第十五回	江州城险救及时雨 无为军智擒黄蜂刺	204
第十六回	恶解差行凶荒村 宋公明逼上梁山	219

第一回 乌龙院宋江杀惜 孔家庄文人练棍

话说大宋八帝宣和年间，在山东水泊梁山地方，结聚了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他们劫富济贫，抗暴除奸，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业迹。后人著书曰：《水浒传》。今日单表《宋江演义》。

且说，在山东曹州府郓城县四时村宋家庄，有一人姓宋，名江，字公明。家中有父亲宋文龙，号称太公；兄弟宋清，绰号“铁扇子”；妻子李氏及两个儿子：长子宋仁，次子宋义。家中不算豪富，亦可算得小康，温饱有余。宋江为人豪侠，广交文武好友，仗义疏财，扶人之危。因此，江湖上都称他为“及时雨”、“呼保义”。

宋江现任郓城县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这天，公务完毕无事，独自一人在街上闲逛。走至一处，忽见在百步之外的街沿上，围聚着一大群人，而且越聚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不知在看什么。宋江觉得好奇，也走上前去，挤入人堆之中往里看去，只见地上坐着一位年轻小女子，约莫十七、八岁年纪，蓬头乱发，衣衫褴褛，两眼含泪。紧靠小女子后面，还坐着一位老妈妈，约莫五十左右年

纪，身上衣裳正单，也是泪珠淋淋。在二人面前，铺有一纸，上面写着：

小女子 阎惜娇，现年一十八岁，随父母来到郓城投亲。不幸投亲未遇，老父又病死招商。而今孤女寡母二人，举目无亲，无力殓葬老父。出于无奈，奴愿将贱身卖纹银五十两，以作葬父还债之资。

宋江看罢心情沉重，走到老妈妈面前，俯下身子问道：“妈妈，你是哪乡人氏，因何如此？请能详告。”老妈妈听得有人唤她，慢慢地抬起头来，抹去泪水，朝宋江看去，只见宋江：

四十上下年纪，八尺左右身材。生就一张长方脸面，一双秀目，两条长眉，鼻正口方。两耳贴肉，有轮有坠。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三络清须，飘洒胸前。一脸慈善相。头上戴一顶墨绿书生巾，身上穿一件墨绿海青衫，脚上着一双墨绿薄底行跟靴儿。

老妈妈看罢宋江，边泣边诉道：“老身河南东京人氏，贱姓张，阎张氏便是。不久前与老伴阎老实带着小女惜娇，到郓城来投靠失散多年的兄弟。不料寻找无着，我老伴又急又悔，便一病不起，终于病死招商，至今未能成殓。我万般无奈，才卖女葬夫。”说完，泪如泉涌。宋江听了，也觉得阵阵心

酸，停了一会，说道：“妈妈别着急，小可给你想办法就是。你母女二人在此地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说着，宋江便挤出人群，匆匆而去。宋江一走，看客们就纷纷围上前，来对母女道：“你们不要担忧了，遇到大好人了。”阎张氏惊疑地问道：“他是何人？”有人便道：“你不知道吗？他便是救人之急、扶人之危、广行善举、与人方便的宋押司，人称他‘及时雨’、‘呼保义’。”阎张氏听了，顿时展开双眉，透了一口气。阎惜娇听了众人之言，觉得自己有救了，也微微抬起头来，流出了喜悦之泪。

再说宋江匆匆回到家中，在箱笼中取出纹银五十两，又急急来到街沿母女身边，亲手将五十两纹银交给阎张氏，道：“妈妈，这些纹银就给姑娘的父亲买棺成殓吧，余下的留作你们母女生活之用。”阎张氏双手接过银两，激动得话不成句，言不达意，痛哭流涕，半晌才道：“啊，啊，恩公呀，此恩此德叫我们母女如何报得？”宋江微微一笑道：“妈妈，不用客气了！”这时，围观的人群已渐渐散开，宋江也欲告辞，却被阎张氏一把拉住衣袖：“恩公，慢走！”宋江问道：“还有何事？”阎张氏道：“请恩公留下尊姓大名。”宋江回答道：“哎，区区小事，毋容挂齿。小可告辞了！”说完转身要走，又被阎张氏拉住。阎张氏道：“恩公如此厚情，老身实在不安。还望恩公留名，并告知家中情况，日后我们母女若有出头之日，亦可报答今日之恩。”宋江道：“五十两银子算不了什么，你们还是快替老伯买棺成殓吧！”说着，又要离去。阎张氏还是死死拉住宋江不放，道：“恩公若不肯告诉，老身情愿不要恩赐！”宋江无奈，只好把自己的姓名和家中情况诉说了一遍。阎张

氏听后，俯首谢恩。阎惜娇也弯腰作揖道：“有谢恩公！”在阎惜娇作揖时，阎张氏忽然想到一个主意：在这异乡之地，遇着这样的好人，真是祖上积德，何不把女儿嫁给他，将来也好有个依靠！想罢，她便和女儿耳语几句。惜娇听了，含羞地点了点头，依偎于母亲的背后。阎张氏复对宋江道：“恩公，常言道送佛送到西天，渡人渡到江边。今日遇上恩公，真是我们母女的造化。老身在郓城地方举目无亲，今后的日脚如何度过，实在令人忧虑。如恩公不嫌我女低贱，老身愿将小女匹配，权作偏房小妾，伺候恩公终身，也使我母女日后生活有靠。望勿推辞！”宋江听了，心里一惊，忙道：“妈妈，使不得：小可已成家室，并有二子，岂能误了姑娘终身！再说，不知内情者，还道我宋公明送你五十两纹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事小可万万不能应允。望妈妈见谅！”阎张氏道：“恩公，俗话说：‘人正不怕影子斜’！再说，大丈夫娶个三妻四妾也理所当然，况恩公不是贪色，而是救人之危，望恩公切莫借词推却。以老身看来，恩公若能应允此事，好处有三：一能使我老伴在九泉之下瞑目；二可使我母女得以终身报答恩公；三可使我母女从此攀附了大树，吃穿有着落，不受风霜雨雪、四处飘零之苦。”说罢，母女俩“啪”地双双跪下。宋江见此情景，发了慈悲，双手将阎张氏和惜娇扶了起来，并答应将惜娇纳为偏房小妾。随后宋江帮助母女俩将阎老实葬殓，又在乌龙院租了一间房子，安置惜娇母女，每月供养生活。从此之后，阎惜娇母女俩依着宋江，不愁吃穿，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话分两头，书中再表一人。此人姓张，名文远，出身贫苦。因排行第三，人们又叫他张三郎。一年，狂风怒吼，

飞雪漫天，张文远跟着母亲沿街乞讨。可怜母亲年迈体弱，冻死在雪地上。张文远独自一人，龟缩在山神庙内，也冻得不省人事，气息奄奄。恰遇宋江路经山神庙，见有人倒地，赶上前去，在他身上一摸，发觉心口还有热气，便急忙叫人帮助，灌了热姜汤。等张文远苏醒过来，宋江问明了他的身世。原来张文远祖籍江苏苏州人氏，怎奈生不逢时，连年遭灾，一家四口，父亡兄死。为了求生，张文远只得随母亲四方求乞，八方觅暖。这天来到山东曹州府，不幸在途中遇上大雪，母亲冻死路旁，自己也差一点成了异乡之鬼。宋江听了张文远的悲惨身世，生了怜悯之心，就将张文远收在身边抚养。

且说张文远这孩子倒也聪敏伶俐，又生得一表人材，齿白唇红，眉清目秀。到了一十八岁，他就能帮宋江抄写文书，办些公案之事；平时，也喜钻研学问，诗词歌赋，张口皆来。到了二十二岁那年，宋江在街沿收容了惜娇母女，张文远便经常随宋江到乌龙院去玩耍。不想张文远虽是苦水苗苗，但也是个风流角色。开始到乌龙院见了惜娇，他老老实实唤声：“师母娘。”后来去了称呼，唤“惜娇”。再后来，竟唤“娇娇”。他有时还避着宋江，单独到乌龙院，与惜娇言来语去。久而久之，两人渐渐起了邪念。一日，张文远又来乌龙院，阎惜娇正单人卧在床上胡思乱想，见三郎来了，一时欲火上升，开了房门，迎三郎入室，半推半就，成了好事。从此，两人常来常往，如胶似漆。时间久了，街坊邻里知道了此事，都在背后窃窃私议，一时传出不少流言蜚语。常言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宋江自己也听到了。宋江是个正直之人，心想：当时我纳阎惜娇为妾本就勉强，眼下她

既对我无情，我也不必去讨没趣。于是经常假借公务在身，不去乌龙院。这样一来，两个淫荡男女便更加肆无忌惮了。

却说一日宋江心情不悦，一个人正在路上走着。忽听一人唤他。宋江回头看去，只见那人风尘仆仆，边唤边朝他走来。宋江便迎上前去与那人答话。此人姓刘名唐，绰号“赤发鬼”。乃是梁山义士，奉了梁山寨主“托塔天王”晁盖之命，拿了五条赤金，并有书信一封，特来山东郛城县答谢宋江报信救命之恩的。列位要问，宋江是如何救得晁盖的？书在前，表在后，且听小可从头道来。

当年，山东曹州府石碣村，分为东溪村和西溪村。东溪村人旺物足，很是富裕；西溪村烟火不兴，十分贫穷。西溪村的百姓议道：“东溪村有一座石宝塔，重八百斤，镇压风水，所以才好起来的。我们西溪村穷，就因为没有镇风水的宝塔。”百姓的这些议论有人信，也有人不信，然而却不脛而走，越传越神，后来被西溪村的保正晁盖听到了。一天夜间，他不声不响独自跑到东溪村，将石宝塔端托过来，放在西溪村的村头。第二天，这事被东溪村知道了，纷纷赶到西溪村去，要夺回这座石宝塔。晁盖道：“塔是我端托过来的，如果你们中也有人和我一样，一个人将它端托回去，那石宝塔就是你们的。”东溪村人听了，都瞠目结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好叹气回去。从此，晁盖的“托塔天王”绰号，也就传出来了。晁盖不但力大过人，武艺高强，而且广交朋友，很讲义气。他在西溪村先后结交了教书先生“智多星”吴用和打渔度日的“阮氏三雄”：“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还有“白日鼠”白胜、“入云龙”公孙胜。同时，还结识了“及时雨”宋江和马步都快“美髯公”朱

全、“插翅虎”雷横。他们模仿三国时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做法，结拜“十兄弟”：晁盖老大，宋江老二，吴用老三，公孙胜老四，朱仝老五，雷横老六，阮氏三雄为老七、老八、老九，白胜最小为老十。十兄弟仗义疏财，除暴安良。一天，他们闻听老奸雄蔡京为做六十大寿，收罗了天下的珊瑚玛瑙、翡翠玉石、古董玩器、屏条字画和金银财宝，价值十万金，派了五百兵士专程护送去京都。晁盖便与石碣村的弟兄们商量，智取“生辰纲”，截获了全部财物。在曹州地面丢失了蔡宰相的大寿礼物，使曹州府吃惊不小，赶紧差得力的衙役，缉拿盗匪。可是衙役四处寻拿，毫无着落。这样，一月过，二月来；二月过，三月来；……衙役破不了案子，缉不到盗匪，府上也只得积案延办。

却说“十弟兄”之一的白胜，有个舅子姓何名涛，平时游手好闲，贪吃懒做，不务正业。无钱用时，经常缠住姐姐讨点银两花花。一日，何涛从赌场出来，输得两袋如洗，人也象“隔夜的油条”一样竖不起来。他跑到姐姐家里，逼着姐姐要讨银两。姐姐看着何涛这副不争气的样子，实在气煞，骂道：“我哪来这么多的钱？你姐夫又不发横财。你这不成器的东西！”骂完顾自己到后屋下厨去了。何涛看姐姐走开了，独自一人立在堂前也没了主意。他正要转身走时，发现姐姐的卧房门开着，便眉头一皱，动了坏脑筋，悄悄地溜进姐姐的房中，打开桌子抽屉，又翻翻枕头，都没找着银两。他回过头来，却见到床头边有一只箱笼。何涛知道，这是姐姐出嫁时的陪嫁箱。他求银心切，也顾不了许多，便动手将箱笼撬开。但是翻遍箱笼，也找不见银两，仅在箱底深处有一只包裹，一拎，份量蛮重。何涛顺手打开一看，喜得惊叫起

来：“啊呀，乖乖！”原来包裹之中竟藏有珊瑚玛瑙、翡翠玉石、古董玩器等等，不计其数。何涛捧着这些金银财宝，喜得不肯放手。心想：“好呀！你姐姐既没有同胞之情，我兄弟也没有手足之义了。原来前番‘生辰纲’遭劫就是你们干的。曹州府四处缉拿你们不着，想不到今日被我撞着了！我这就去曹州府报信，官府必定会重赏于我，这白花花的银子我就一生受用不完了。”何涛想罢，放下包裹，盖好箱盖，悄悄地离开房间，窜出大门，飞快向曹州府跑去。曹州府得报，立即起令，命团练司、都监司、兵马司调兵三千，包围石碣村，捉拿抢劫“生辰纲”的要犯。这事被押司宋江得悉。他想：“事情已败露，晁盖等兄弟必遭杀身之祸。我不救他们，谁人能救？”于是他在官兵出发之前，连夜赶到石碣村，告诉晁盖等人知道。晁盖立即聚集众弟兄带了家财去投奔梁山。而今晁盖当了梁山寨主，为谢宋江报信之恩，特派梁山弟兄刘唐来见宋江。

且说宋江见了书信，满纸写的都是感恩之言，最后写着：“奉送金条五根，聊表心意，还望笑纳。”宋江当面领情，只是婉言拒收金条。宋江道：“刘唐兄弟，山中需用银两，这金条我是万万不能收下的，你带回去奉还寨主！”刘唐没有办法，只得收回金条，带了宋江给晁盖的书信回山去了。刘唐走了之后，宋江将晁盖给他的信，放在随身携带的招文袋内。他见天色不早，正要回家，忽被阎张氏撞见。她急步上前拉住宋江道：“先生的大恩，老身还未报答，只怪小贱人忒任性，得罪了恩人，还望恩人看在老身薄面，担待则个。今日定要请恩人同我回乌龙院去。”宋江先是不肯，无奈那阎张氏缠着不放，只得随她同往乌龙院而去。一进

门，阎惜娇有气无力地瞄了宋江一眼，很是冷淡。宋江也不介意。阎张氏送来夜饭放在桌上，阎惜娇只顾自己一人坐在床沿也不上桌。宋江吃完夜饭，和平时一样，稍稍地看了一会书，就宽衣解带准备休息。他随手卸掉招文袋，挂在床沿边的木架子上，就上床顾自睡去。阎惜娇见宋江已经睡熟，一个人冷冷地坐着也没意思，正想宽衣上床，忽然看见了宋江挂在床沿边木架上的招文袋。她想，让我翻它一翻，兴许里面会有银子，待老娘拿来好同三郎饮酒作乐。便顺手拿过袋来，往桌上一倒，正好倒出刘唐送来的那封书信、一把刀子和几锭银子。这婆娘收起银子，又拿过那封书信，取出一看，见是梁山晁盖的亲笔，先是吃了一惊，转而“哼哼”一声冷笑，得意地道：“好呀！你身在衙堂坐，心在梁山上。老娘正愁没法摆布你，想不到你自己将把柄送到我手里来了，这真是天赐良机，看来我与三郎夫妻做定了！”阎惜娇肚里做好文章，将书信和银子塞在自己的怀中，把刀子放回招文袋里，将袋挂好后就在宋江身旁躺下，假装无事一般。

第二日清早，宋江洗刷脸面已毕，准备去衙门办事。他将招文袋拿起，觉得份量轻了，用手一摸，发觉放在袋内的银子不见了。再一摸，那封信也不见了！这一下吓得宋江面如土色，急忙把惜娇推醒，问道：“娘子，你可在我的袋中拿过什么东西？”惜娇装得睡意正浓的样子，娇嗔道：“我正好困，你吵什么？”宋江再问：“你可曾在我的袋里拿过东西？我的一封信不见了。”惜娇闭着眼睛。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谁知道你的什么信！”说完，翻了个身，又顾自睡去。宋江见阎惜娇这个样子，很是怀疑，但又奈何不得，只好耐着性子道：“娘子，

昨夜我是亲手把书信放入招文袋的，现在不见了，你可曾见过？”阎惜娇恼了，道：“你这人好无道理，我说过没有见过什么信！”说着就把被子蒙住了头，不理宋江。宋江不见书信，心急如焚，一把掀开阎惜娇的被子。只见阎惜娇手中紧紧捏着那封信，“呼”地坐了起来，说道：“信在我这里，休想还给你！”宋江恳求道：“娘子，你还给我吧！”阎惜娇把脸一沉道：“谁是你的娘子？你堂堂衙门押司，竟敢私通梁山，我要去知府衙门告你，将你全家拿办！”宋江连连摇手道：“娘子，这万万使不得，有话好说！”惜娇见宋江急成这个样子，马上又掉转话头，道：“你要我不去告官，就得依我三件大事！”宋江忙道：“别说三件，就是三十件也依得！不知是哪三件？”阎惜娇见时机已成熟，便道：“第一件要你立下字据，解除你我的婚约。”宋江道：“依了！”宋江本来纳惜娇为妾，是为了救她母女两个，并不是宋江有意娶她。后来宋江听了街坊邻里的流言蜚语，早就想疏远于她。现在阎惜娇既然说出此话，宋江也乐得顺水推舟。阎惜娇继续道：“第二件，今后任凭我改嫁何人，你不得干涉。”宋江一楞，道：“你嫁何人皆可，唯独不能跟张文远匹配。”阎惜娇问：“为何？”宋江道：“张文远是在下门生，你若跟了张文远，叫我宋江在郓城县有何面目见人？”阎惜娇听了柳眉直竖，杏眼圆睁，道：“哼！办不到！我偏要嫁给张文远，你管不着！”宋江道：“惜娇，你这就难为我了！”阎惜娇道：“难为你又怎么啦？要不就去衙门相见！”宋江叹了口气道：“好，好，这件我也依了。那末第三件呢？”惜娇得寸进尺，步步紧逼道：“第三件，你将信中所写的五根金条归我所有！”宋江又为难了：“这

却依不了。书信中是说有金条的，可我没有收下，让送信人带回去了。如果你需用银两，我宋江设法给你送上！”阎惜娇把头一扭：“你不拿出金条来，我就去告官。”宋江发急道：“哦，娘子，你万万不可如此，我给你下跪了！”说着真的要跪下去。阎惜娇双手叉腰道：“算了吧，谁要你下跪，我要金条！”说着就把右手伸向宋江：“拿来！”宋江苦苦哀求道：“娘子，我实在没有啊！”阎惜娇厉声道：

“没有？我就即刻去告！”宋江听了，从牙缝里逼出一句话：“惜娇，你不要逼人太甚！”阎惜娇也动怒道：“什么？老娘逼你？你私通梁山，大罪铸成，还来怪老娘的不是！好吧，我与你‘黄牛角，水牛角，大家各归各’。你上你的梁山，我告我的状子！”说着，拉开房门，便要冲出门去。宋江见这女子如此忘恩负义，胡搅蛮缠，又想起前番听到的流言蜚语，不禁怒火中烧，一时性起，一把抓住阎惜娇的前襟问道：“你真的不还？”阎惜娇口气也硬，连声道：

“不还，不还，就是不还！”宋江又问：“你真的要去告官？”阎惜娇还是连声道：“要告，要告，就是要告！”宋江再也忍耐不下，忽地从招文袋内取出刀子，在阎惜娇面前亮了亮，对她吓唬吓唬。但因为平时宋江待阎惜娇甚好，遇事总让着她，因此阎惜娇根本不惧怕宋江，况且今天她还拿住了宋江的把柄，便更加肆无忌惮了。她料想宋江不敢杀她，当宋江举刀吓她时，反而将自己的脖子凑了上去，道：“你敢杀，就杀吧！”说时迟，那时快，宋江怒目圆睁，把刀子尖一下捅进了阎惜娇的咽喉，顿时鲜血四溅。阎惜娇跌倒在血泊之中，一命呜呼。宋江见阎惜娇已死，倒慌了手脚，连忙取回书信，点火焚烧之后，便急忙去开房门，欲速速离开